



双人晚餐

Dinner for Two

[英] 麦克·盖尔 著 李琦芳 译



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前方等着我们的是什么，
也无法想象过去的一个偶然事件竟然将宿命般地改变我们的一生。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双人晚餐



[英] 麦克·盖尔 著
李琦芳 译

Dinner For Two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人晚餐 / (英) 盖尔著; 李琦芳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Dinner for Two

ISBN 978-7-222-05556-8

I . 双… II . ①盖… ②李… III .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5626号

著作版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08-013

Dinner for Two

Copyright © 2002 by Mike Gayle

All Rights Reserved

双人晚餐 [英]麦克·盖尔 著 李琦芳 译

丛书策划	万语文化
执行策划	闫青华
责任编辑	项万和 肖薇
特约编辑	何家炜
封面设计	刘金山
版式设计	陈殿钊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邮 箱	rmszbs@public.km.yn.cn
印 刷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50千
书 号	ISBN 978-7-222-05556-8
定 价	25.00元

序 曲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跟她最好的朋友凯莎要在放学后练习曲棍球有关。至少，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通常，她不喜欢一个人放學回家，因为她害怕孤单。但是，那天放學后，她甚至连凯莎已经离开都没觉察到——因为她满脑子都是“布兰登·凯西”！

她对布兰登的痴狂迷恋已经到了极点：在餐厅吃午饭的时候，她会像丢了魂儿似的盯着他看；每逢星期二下午上凯利老师英文课的时候，她还特意坐到靠窗的位置——布兰登的年级那个时间会在操场上踢球，她坐在那儿，拼命斜着眼，搜寻球场上布兰登潇洒的身影。

那一天，她下决心一定要跟布兰登说上话。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跟他说话。她前思后想，不知道怎么创造这第一次交谈的机会。最后，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他的身边晃来晃去，不停地对他微笑，如果进展顺利，说不定他们就会像宇宙大爆炸一样，无缘无故地聊起天来！所以，那天放學铃声一响，她就飞奔到教学楼的主要入口等着布兰登走出来。

她偷偷地尾随着布兰登和他的朋友们到了校门口，他们并没有发现她——做到这一点比想象的要难多啦！这些男生们并没有径直向什么地方走去，而是走走停停的。每次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她都要想办法不让他们发现她是在故意跟踪他们，她

时而假装系鞋带，时而假装在她的书包里翻找东西，时而站在那里不动、看着周遭的东西若有所思。终于，她的努力有了一点成果：男生们开始向公交车站走去。她干脆直接跟在布兰登后面。只有在梦里，她才能跟他走得这么近。然而，无论她怎么冲着布兰登微笑，他依然丝毫没有注意到她。

23A路双层电车进站了。门一打开，原本排队等车的人们一窝蜂地拥上来。她被挤到了最后面。等她上车后，看到布兰登和那几个男生已经坐到电车上层去了。她跟着上去后，发现上面早已人满为患。她叹了口气，无奈地回到电车下层。

十分钟后，她到站了，不得不下车。下车的时候，她又羞又恼，恨不得大声尖叫。当然，她不能这么做。她怒气冲冲地下了车，一边赌气决定绝不会回头看布兰登一眼！然而当她想象着他把脸紧贴在车窗玻璃上搜寻她的身影的时候，她的意志瞬间就瓦解了。她转过身去，但是却没有看到他。她恨自己自作多情，她恨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尊。

下雨了。她决定改变一下。她要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她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情，她决定用什么东西让自己高兴一下。她打开她的Hello Kitty零钱包，看看里面还剩下多少钱。两英镑七十便士。怎么才能利用这些钱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一点呢？她漫步到街角的报刊亭，发现自己被一些杂志吸引了。嗯，有了！她决定买一本理解她心情的杂志！

她想要一本杂志，一本比她自己更了解她的杂志！她想要一本杂志，一本让她找回自信的杂志！

她浏览着那些她感兴趣的杂志：《时尚前沿》（*Smash Hits*），Mizz（英国的一本面向青少年读者的杂志），《十九岁》（19），《电视节目精彩辑录》（*TV Hits*），《金曲排行榜》（*Top of the Pops*），《花季》（*Teen Scene*），《J17》，《好运》（*Bliss*），《甜心》（*Sugar*），《装扮》（*Looks*）。她立刻感觉心情好多了。她感觉这些杂志就像她的朋友，它们都纷纷地讨好她想引起她的注意。她决定好好挑选，不想再次陷入失望之中。这些杂志的封面看上去都很雷同：要么就是漂亮的女孩子，要么就是歌星，她们个个看上去皮肤都那么好，有着魔鬼身材，笑容看上去那么自信。至于内容，她几乎说不出它们的不同之处，都是关于时尚、化妆、明星专访、男生特写、朋友特写之类的东西。

看了一会儿后，她做出了选择。《花季：专门为女孩们办的杂志》（*Teen Scene: the magazine for girls with go*）。它比其他的杂志便宜十便士；她喜欢封面女孩涂的紫色眼影，希望杂志里会告诉她这是哪个牌子的；里面附送了粘贴式的文身，虽然图案看上去有点幼稚，不过她觉得还挺好玩的；里面有最好的问答栏目——亚当专栏。她的朋友们会嘲笑那些写信去的女孩，但是她知道当她面对自己喜欢的男孩时，也会跟写信去的女孩一样不知所措。她喜欢读那些来信，这能让她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跟她是一样的，她的感受是正常的。徘徊在她脑海中的那些恐惧感、乱七八糟解不开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化解：亲爱的阿潘、亚当专栏、玛乐依医生私人时间、史蒂芬告诉你男生的事、给亲爱的安的机密悄悄话（Crisis

Confidential with Dear Anne），等等。但是，《亚当专栏》是最棒的！

她拿起杂志付了钱。柜台后面的售货员扫描了杂志上的条形码，放钱的抽屉发出了哔哔的声音——这表示她付了正好得钱。她拿起杂志转身离开。

“混沌原理”说：“有些简单的事情，就像数百万年前一只蝴蝶拍打翅膀这个动作，都有可能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我——戴夫·哈汀，一个幸福的、已婚的杂志编辑来说，她买《花季》杂志的这个动作，就是影响我命运的“蝴蝶拍打翅膀”时刻，“混沌原理”将在我身上得到验证。

第一部 2000年7月—8月

我可以和你分享快乐，却要独自吞咽悲伤。
可能是快乐的定义不同，
原来，你的快乐就是我的悲伤……



怀孕

电话来的时候是中午，我正在忙。

“《声韵》杂志，你好，”我用公式化的声音说着，“我是戴夫·哈汀。”

“是我。”是伊莉从她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嗨，老婆，今天好吗？”

“还可以，你在忙吗？”

“还好，有什么事？”

“哦……”

“怎么啦？”

一阵沉默。

“你还好吗？”

电话那头还是没有反应。

“你怎么了？”

她打破沉默，说：“我想，我可能怀孕了。”然后就开始哭泣。

我爱你

“你怀孕了吗？”我再问她一次。
“应该是。”
“应该是？”
“我还没验……我想等你一起回家再验。不过我的……那个晚了很多天，所以应该没错。”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没怀孕。”她轻轻地说。
“我爱你。”我说。
“这实在很糟糕。”
“我爱你。”我说。
“一切都完了。”她说。
“我爱你。”我说。
“但是我们怎么办？”她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但是，我很爱你。”

狂 喜

怀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应该是个浪漫的时刻，要么是在阳光亲吻过的加勒比海滩；或是在湖区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也不错；至少也得在自家卧室里，点上蜡烛，一边放着巴里·怀特（Barry White）的CD作为背景音乐。

我和伊莉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那是在去年六月，伦敦北部某个下着雨的周二午夜，一次不算太“满意”的亲密关系时发生的。当我们估计她可能是在那天怀孕时，忍不住笑了起来。那天她正在编辑一篇有关“三十岁夫妻性生活频率下降”的文章，所以我俩发起了那个夜晚的“结合”，作为对杂志文章的一种象征性抗议。

伊莉是杂志社的副主编，我的工作也是为杂志写文章。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相信你在杂志里读到的任何东西，那些文章都是我们这种人写的——和其他人一样，忙碌一天之后依然没有头绪的职业记者。同样的，我们的职业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还没计划好，我们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杂志社的工作让我觉得很烦吗？——不会。

伊莉让我觉得很烦吗？——也不会。

那我是在生自己的气吗？——也没有。

我呢，用句老掉牙的话来说，已经飞起来了。

狂喜。欣喜若狂。

这绝对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一件事！

错 误

伊莉在电话里一直哭泣，因为她不想要小孩……至少现在还不想要。

她并不是不喜欢小孩。我们认识很多有小孩的夫妻，伊莉也很喜欢和小孩玩，陪他们的妈妈一起去买童装，把孩子的照片钉在厨房的软木板上。只是对伊莉来说，她希望晚一点再有自己的小孩。

当她二十八岁，朋友们陆续开始怀孕，她对我说再过一两年。

“我还没准备好。”当成群的同事、朋友、亲戚和邻居们都开始生孩子时，二十九岁的她这样说。

“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要小孩。”听说最要好的朋友要生第四胎时，她这样说。那时她正好三十岁。

其实，我完全支持伊莉的“反宝宝”立场，无论是公开对外，或是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我和伊莉也会彼此调侃我们多么不擅长照顾孩子，我们的对话通常类似这样：

她：我们不应该有小孩，我们根本不懂怎样当父母。

我：我们可能会忘了给小孩喂奶，甚至会错喂给他喝百威啤酒。

她：或是把小孩忘在公车上。

我：也有可能忘在超市里。

她：而且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小孩了，因为他们会

遗传我们的不良基因。

我：他们会遗传你的大耳朵。

她：还有你那些奇怪的猴子脚趾。

我：天啊，我们会有个招风耳、用脚趾拿奶瓶的孩子。

她：还有，别忘了我们都近视。所以他会是个有巨大招风耳、猴子脚趾和近视的小孩。

我：对了，你小时候得过哮喘，而我又容易过敏，像花粉过敏、青霉素过敏、海鲜过敏……

她（深深吸了口气）：一个有大招风耳、猴子脚趾又近视的小孩，不但对海鲜、青霉素、花粉过敏，还有哮喘。天啊！

我：这小孩真可怜。（戏剧性地停了一下）那还是不要生了，就我们两个过活吧？

她：好啊，就我们两个好了。

所以，就算身旁那些有小孩的夫妻一直念着咒语说“你们一定要生个小孩，人生才会更圆满”，我还是决定支持伊莉，因为我爱她。无论她的决定是什么，我只希望她开心。

但是事实上，打从一结婚，我就想要个小孩了。我一点都不想等。就算我们从一认识就开始生小孩，一直生到头发灰白，我也不介意。

我告诉自己要更有耐心，她总有一天会改变想法的。所以我很有耐心地陪她做所有夫妻都会做的事：装修厨房、整修房子，去一些鲜为人知又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度假。我们是“丁克族”的典范。我们想要拥有的都有了，但如果要我把这一切拿去换一堆尿布和一个拉屎拉尿的小孩，我一点都不会犹豫。

价 格

“要买哪一种？”我问。

六点四十五分，我和伊莉在牛津街的博姿（Boots）连锁药妆店里，对着一整排的验孕剂，不知如何是好。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甚至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放在店里的哪一区。女性用品？清洁？美发用品隔壁？在三明治和冷藏饮料的中间？结果很好玩，原来是和避孕用品放在同一排，那层架子有个很讽刺的名字，叫“家庭计划”。

“几个月前我们杂志才做了个消费者试用的主题。”一边小心翼翼地审视着架上的验孕剂，伊莉一边说，“这一个，”她指着一个深蓝色的盒子，“还有这个，”架子另一端有一个绿色的盒子，“排名在最前面。”

我拿起一个看看价格，吓了一大跳，“这个标价错了吧？”

她看了一眼说，“没错，宝贝，就是这个价格。”

“因为？”

“因为它就卖这个价钱。”

“到处都一样？”

“到处都一样。”

“这种价钱可以买到一张不错的CD了。”我皱起眉头说。

“要是你，就会去买CD了吧，”她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妻子，有着美丽的笑容，那种让你觉得活着真好的笑容。“你会

买哪一张？”她问。

“Tindersticks乐队的《单纯的喜悦》（*Simple Pleasures*），很棒的专辑。”

“你不是已经有一张了吗？”

“对啊，”我回答，“可是，实在太好听了，我恨不得买两次。”

“我当然知道，”她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我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她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我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她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我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她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我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

“我当然知道，”她说，“但你不能买两次。你已经有一张了，而且你已经买了。”